

蓦然盛开

□浅水

梅花什么时候开的？是昨天，还是今天；是早晨，还是晌午，他们也不晓得，反正是不知不觉就开了。这个世界有好多事情，在你没有注意它时，不知不觉就发生了，就像梅花开，这样美好的事情，蓦然让人欣喜。

梅花本来快要开的，只是你和别人说话时没有注意，分散了精力。我们有好多东西没有注意，它就发生了。就像一个本来走在你后面的人，现在走在你前面；就像这个人做出了成绩，你还恍若以前，半信半疑。

就拿那个老掉牙的“龟兔赛跑”来说，你在不注意，或者精力、心思，都没有放在这件事上时，它就发生，并且有了结果，过程你却没有经历。

两个人正好站在冬天与春天的关口，一段过渡地带，两人被聊天的共同话题所吸引，并没有关心周围的事，旁边的细微变化，所以错过了一瞬花开的曼妙时刻。

梅，高雅古朴，刚开始是数粒凸起的细嫩苞芽，然后慢慢绽成一簇，再是纷纷扬扬地满树满枝。它是先开花，后长叶。细碎的嫣红小花儿，缀满树枝，说不上张扬，也没有浓香，却是实实在在地花开一场，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

不只是梅花，垂丝海棠、碧桃、槐花、楝花、鸽子花……也趁你没注意，蓦然花开。

垂丝海棠，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花瓣呈玫瑰红色，朵朵弯曲下垂，如微微风飘飘荡荡，娇柔红艳。真的如宋代杨万里诗云：“垂丝别得一风光，谁道全输蜀海棠。风搅玉皇红世界，日烘青帝紫衣裳。懒无气力仍春醉，睡起精神晓欲狂。举似老夫新句子，看渠桃李敢承当。”站在树下看，妖艳的垂丝海棠，鲜红的花瓣把天际都搅红了。

碧桃花，绽开在路边花坛里，不知谁人所栽？白碧桃，花色洁白，美若白玉；五色碧桃，一朵花有两种不同的颜色，一半白一半红。花色由浅粉，到深粉，或者红色，花瓣一层一层，旖旎动人。

槐花也开了，此时已是春深，槐花一开，花草深一寸。槐花香味，是沁入肺腑的，嗅它的花香要隔一段距离，借风传播，让你从眼皮底下凡俗事务纠缠中抽身出来，忽然意识到到一年一度的槐花开了。

楝花开时，细花如繁星满天，展现美姿秀色，当你还没注意时，素净芬芳的花，伴着雨丝，缀满树枝。就这样，时而有风，时而有雨，小花纷纷凋落，隔几日，楝花转瞬不见。

鸽子花树就在菜场附近的小巷子内，有人在树下摆摊卖菜。枝上花序圆似鸟头，苞片洁白，硕大如翅，宛如展翅欲飞的小白鸽子。它们在风中摇动，让人感到这个世界是在动的，高低排列的花，为春末夏初铺一层底色。

花开时，没在意，也不只是在聊天。喝酒、下棋，也有这样的情形——

两人对饮，饮着饮着，芍药花开了。两人对饮，坐车库前，旁边有一花圃，里面种花，风一吹，纯白的芍药花就开了，开得那么蓬松，那么硕大，本来芍药只是一个含苞朵儿，这两人是老街坊，没事儿，遇上了，喝上几口，聊上几句，酒香四溢，没有别的，就图一乐。没想到，就在他们喝酒间，把注意力转移时，花就开了，开得泼泼，从不同角度着，看得一明一暗。

两人下棋，下着下着，紫藤花开了。两人就着一张石桌下棋，石桌上方是一紫藤花架，春末，紫藤花开了，一串一串挂在头顶，开得光影重叠，香气扑鼻。两人对弈，没注意，紫藤花又悄悄地开了。

美妙的事，在不知不觉间就发生了。

两人聊天、对饮、下棋……他们忘了时间的流逝，没有体察到草木的细微变化，叶片就稠厚了。

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互动着，很美。

蓦然花开，一山一山，山花盛开。

这个美好的季节，想和朋友到山中吹风，看到那些花儿次第开了，春山如笑，我也笑，在这空寂的地方，可以穿越，做一回古人，坐在一块石头上，不经意间，真的是一山一山的花，都开了，开得漫山遍野。

有些时间不能浪费，有些事情不知不觉，就像那些花儿，蓦然盛开。

风且吟听

西辽河是大地写下的一首长诗，千万年流淌不息，在北方勾勒出蜿蜒的韵脚。它从时光深处走来，携着古老的传说与蓬勃的生机，在沟壑与平原间编织着生命的经纬，每一朵浪花都闪烁着历史的光泽，每一道河湾都沉淀着岁月的故事。

它的源头藏在群山的褶皱里。老哈河是从光头山跌落的一串翡翠，七老图山脉的云雾为它披上薄纱，松针与蕨类的私语渗入它的血脉，让每一滴水珠都带着森林的呼吸。而西拉木伦河是白岔山捧出的银弦，山岩的棱角打磨出它的清越，泉眼的叮咚是大地最初的歌谣，在草甸上蜿蜒时，连蒲公英的绒毛都沾染上它的温润。两条河流如同久别的知己，在翁牛特旗的旷野上相遇，指尖相扣的刹那，便有了西辽河的初啼——那是一种带着泥土芬芳的融合，是大自然最动人的和弦。

汉代的月光曾照着它流淌，那时它叫“潦水”，名字里带着中原的平仄，倒映过戍边将士的铠甲与胡笳的影子。南北朝的风掠过它的河面，“潢水”的称呼便随鲜卑的牧歌流传，《魏书》的竹简上，它的名字与战马的嘶鸣一同风干。契丹人来了，骑着骏马踏过它的浅滩，称它为“袅罗个没里”，像呼唤母亲般温柔。他们在河畔筑起城池，让辽瓷的釉光映着河水的粼粼，让捺钵的猎影掠过它的波心。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枚卵石，被岁月冲刷得温润，沉在河底，成为它记忆的年轮。

它的流域是一幅会呼吸的画卷。春日里，柳丝蘸着河水写下嫩绿的诗行，小草从河岸的泥土里探出差怯的脸庞，蒲公英的伞盖乘着微风掠过水面，惊醒了沉睡的鱼群。夏日的阳光在河面碎成金箔，芦苇在湿地里沙沙私语，水鸟的倒影划过明镜般的河面，野花在堤岸上铺开七彩的地毯，连雨滴落的声音都带着青草的芬芳。秋风起时，它染上金黄的妆容，高粱红着脸向它颌首，玉米垂下饱满的须穗，候鸟的翅膀掠过水面，在它的额头留下淡淡的划痕。冬日的冰雪为它盖上素锦，河底的细流仍在冰层下私语，雪花落在芦苇的枯枝上，像撒了一把碎钻，寂静中藏着春的期待。

它的支流是延伸的手臂，温柔地拥抱着两岸。教条河从骆驼山的褶皱里流出，带着崭新的风沙与牧草的气息，在通辽平原上与它相认，每一道涟漪都是久别重逢的喜悦。乌尔吉木伦河从巴彥罕山的怀抱里挣脱，携着巴

林草原的晨露与暮色，在阿鲁科尔沁的旷野上投奔它的怀抱，水流交汇时的絮语，是大地最温情的告白。这些支流是它的血脉，让它的身躯始终奔



西辽河的日出 李富 摄

西辽河，大地写下的长诗

□犁夫

腾着活力，在支流汇聚处，湿地如翡翠般镶嵌，成为候鸟的驿站。春日里，丹顶鹤的红冠点染碧水；秋日里，天鹅的白羽掠过芦苇，每一次停留都是自然的馈赠。

它的水流是时光的平仄，随季节变换着节奏。夏日的暴雨让它激情澎湃，浊浪翻滚如万马奔腾，携着泥土的气息奔向远方，那是生命的狂欢；冬日的寂静让它轻吟低唱，细流在冰层下谱写无声的乐章，等待着春风来揭开冰封的诗行。它的河水曾带着泥沙，那是岁月的沉淀，也是大地的馈赠，如今在植被的守护下，泥沙渐少，水质如琥珀般清透，倒映着蓝天白云，也倒映着人们对它的眷恋。

红山水库是它胸前的明珠，在老哈河的干流上，用坚实的臂膀挽住时光的流淌。它蓄起一湖碧水，让旱魃不再肆虐，让良田得以滋养，发电的轰鸣是现代与古老的和鸣。灌区的渠道如毛细血管般延伸，将它的乳汁送入每一寸土地，玉米拔节的声音、麦穗灌浆的声音，都是对它的赞歌。人们在河畔筑起家园，用它的水酿酒，用它的泥沙制陶，它的故事融入每一个晨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它的两岸是生命的秘密。

下优雅的弧线；狐狸在岸边的灌木里穿梭，野兔的足迹印在沙滩上。每一种生物都是它的孩子，在它的怀抱里繁衍生息。它调节着气候，让风沙不再肆虐，让雨水懂得节制，用绿色的屏障守护着这片土地，成为万物共生的乐园。

契丹人的文明在它的河畔生根发芽。辽上京的残垣在夕阳下低语，青砖上的纹路里藏着千年前的脚步。辽中京的遗址上，夯土的城墙仍在风中矗立，仿佛还能听见市集的喧嚣。民间传说在河畔流传——有人说它的源头住着守护的精灵，有人说勇士曾在河畔饮马，故事在老人的烟斗里明灭，在孩童的歌谣里传承。这里的音乐带着草原的辽阔，舞蹈踩着河水的节拍，绘画将它的风姿凝固在绢帛上，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

如今的它，仍在流淌，但也需要我们的守护。曾几何时，过度的索取让它的身躯变得消瘦，污染让它的面容蒙上尘埃。但人们已觉醒，像守护母亲般守护着它，植树造林让荒山重披绿衣，污水处理让河水重焕新颜，生态修复让湿地重现生机。每一次弯腰捡拾垃圾，每一次节约用水，都是对它的告白。因为我们知道，它不仅是一条河，更是文明的脐带，是千万年时光留给我们的礼物。

风北韵疆

怪柳

□北城

中的山水一句句打捞。晾在枝杈上的文字，谦卑地落在地上，扭头荒草就长出一地。

沙暴在脊背上刻下伤痕，每一道都是未完成的诗行。最苍老的那株俯身亲吻沙地，枝丫却在云层里写下狂草的期待。

是大漠孤烟的筋骨，是上天激写的草书。驼铃揉碎残阳，青铜的骨骼在流沙里淬火，贴在嶙峋的腰身。

那些盘曲的纹路是凝固的河床，在干涸处，仍有暗潮涌动如未死马群的嘶鸣。当河流露出名字的时候，沿岸的不屈在叩问大地。

当月光浸透沙碱地，怪柳的虬枝便化作游牧的箭簇。每道裂痕都是风的刻刀与根的墨笔共写的契约——嶙峋成问，蜿蜒作答。裂开的树皮渗出青铜色的血，凝结成坚强的钢质。

弯而不屈，屏息的曲线。

诗散文

我夜不能寐，写下一首《西辽河》：

你是大地割开的一道血管
在北方的胸膛昼夜流淌着平仄
老哈河从光头山跌落
碎成七老图山脉的琥珀
西拉木伦河街着白岔山的星子
把泉眼的私语酿成银箔
翁牛特旗的风系紧两条水的袖口
千万个涟漪便开始传唱古老的合辙

汉代的月光曾在河面磨剑
“潦水”二字沉进士兵铠甲的皱褶
鲜卑的牧鞭甩落南北朝的霜
你在《魏书》里涨成一片苍青的河
契丹人饮马时溅起的水花
在陶罐上烧出独特的纹络
辽上京的砖缝里渗出你的呼吸
每粒沙子都藏着王朝兴衰的传说

春日的柳丝是你垂落的琴弦
小草从泥里偷啄你指尖的温热
蒲公英撑开伞柄划过水面
惊醒鱼群街住的半阙清歌
夏日芦苇在湿地织绿缎子
水鸟的倒影碾过你瞳孔的波
雨点在河面敲出密集的节奏
野花把七彩诗行铺向堤坡

教条河带着骆驼山的沙砾
在通辽平原与你交换掌纹的温热
乌尔吉木伦河携着草原的晨露
投奔时撞碎满天星子的沉默
支流交汇处的湿地是翡翠纽扣
扣住南北迁徙的翅膀歇歇脚窝
丹顶鹤红冠点染你的鬓角
天鹅羽衣拂过你泛黄的歌波

红山水库是你胸前的银锁
锁住早魃与丰收的古老契约
灌区渠道爬满你手背的青筋
把乳汁送进每寸焦渴的阡陌
你曾带着泥沙书写粗犷诗行
如今植被为你擦净岁月的浑浊
冰层下的细流仍在背诵春的密码
等东风来解开所有冻结的色泽

你是流动的契丹文字碑
是四季在河床押韵的长歌
当夕阳把河水染成琥珀色
所有浪花都在重复同一个音节——
这被千万次呼唤的乳名里
藏着我们与你共生的烟火
你看那归鸟正街走最后一缕暮色
而你的涛声，永远在我们血管里颠簸

站在河畔，看夕阳将河水染成琥珀色，听水流与卵石私语的私语，便懂得西辽河是大地最深情的诗行。它流淌在历史的长河里，也流淌在每个人的血脉中，每一朵浪花都是一个故事，每一道河湾都是一声呼唤——呼唤我们守护这份古老的温柔，让它的水流永远清澈，让它的传说永远流传。

用弓着脊梁举起生命的蓬勃。
沙暴掠过，扭曲的剪影是大地龟裂的舌苔，是火焰冷却后的姿态，是时间在荒漠上钉下的奇迹。当驼铃摇落北斗，便用裂骨的弧度承接生命的慨叹。

而亘古的叩问终将酿成无声的潮汐……

潮汐涌动间，盐碱地仿佛回应着古老的呼唤，每一粒沙，每一片叶，都在诉说着过往与未来。

柳林深处，似乎能听见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那些被风沙侵蚀的名字，在岁月的长河中渐行渐远，却又在每一次潮起潮落中重生……

继续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乌拉特之行（组诗）

□李文俊

甘其毛都口岸

口岸两边看不到野兽
只见游荡在丘陵草原的羊群和牛群
渐行渐远

北归的鸿雁茫然地在风中穿越

这是一个周日的早晨
我们沿着一条被随手扔在草原上的路行驶
一辆抛锚的大货车停在路边
坐在驾驶室等候救援的司机，并不搭理我们
只盯着远方的一座山

山顶上的云，慢慢被风吹散

海流图地质公园

风化剥蚀的石林
用悲凉和寂静证明着自己的古老
雪白的形成
肯定与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有关
一个放羊的牧民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背对着我们
我们呼唤他时
他才从冰白之形中幻化而出

温根塔拉草原

是谁，怀抱四野，独坐星空之下，暗自神伤
又是谁，策马而过，带走无边的大雪，留下挥之不去的风
我点亮牧屋中那盏跳动的油灯

途经川井苏木

风吹过苍茫无际的川井苏木
吹着马群
像吹着一尊尊刚刚出土的青铜

那些披着鬃毛的马
依然保持着迎风而立的古老姿态
它们好像是在等待
踏着落日跃起的那一刻

呼仁敖包岩画

梦见峭石、北山羊、麋鹿、狐狸、野驴、狼
和一群穿着兽皮的狩猎者
还梦见鹰在飞翔，石头在舞蹈
残雪在呼仁敖包的背阴处一点

点融化
我是那个背叛时光的人
骑着一匹从古突厥人墓地里偷来的马
赶着梦中的山
行走在沙尘弥漫的荒野中

乌拉特石羊

不知道山羊与石羊
是不是同一个物种
我在额尔登其格家的牧场上
见过一只混在山羊群里吃草的石羊

那是一只因受伤而到她家求助
被她救下的石羊
那只石羊有时会回到山上
孤山是乌拉特山余脉最高的山峰了

山脊荒凉。裸露的褐色山体
很少能看到绿色植物
它经常站立在孤悬的岩石之上
凝视，或远望
仿佛星星上也有一群与它一样的石羊

奔跑、攀岩、卧倒、漫步、吃草
甚至与它遥相呼应
它在山上，我在山下
我们好像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杭盖戈壁

羊群带着苍茫穿过沙尘
风渐渐停了，乌拉山的轮廓更加清晰
车窗外是四月
北归的鸿雁飞得很低
直至夜幕降临，它们不绝于耳的鸣叫
仍在撞击着天空

星诗空

古树生花

张成林 摄

